

紀德研究

著 華 澄 盛

紀德研究

盛澄華 著



森林出版社

紀德研究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初版

著作者：盛澄華

發行人：辛白宇

印刷者：森林印刷廠

基本定價：每部二十二圓



◀ 有 版 權 ▶

• 刊 行 者 •

森 林 土 地 社

上海郵政信箱四六五號



Antia Gicel

[illegible]

Her Sheng Cheng-kua

Je remettais de jour en jour ma réponse à

Après avoir lu votre lettre du 10 Novembre, j'ai été
très intéressé par les détails sur votre existence ac-
tuelle.

me permet de suivre en toute sérénité votre travail.

est arrivé le prix Nobel, honneur accablant
offert en Suède.

... et ma sœur de tant d'années
... à des...

Beaucoup à dessein ces derniers temps / Corne

certains jaloux de leur ma réputation
et me rendent

et me rend incapable d'effort - pour
combien de temps ?

combien de temps) - Et voici votre nom
du 5 decemb

du 5 décembre et le long article de la

vous écrira longuement.

et je vais bien...

renoncer à ce voyage.

... à ce voyage au China, car
sans se n'avoir point p...

...avoir point fait longue mor
...plein de vaillan
...vous

vous retrouver la-bas est le plaisir
d'amitié.

amitié profonde et fidèle que l

... la fiducia che fu loro,

j'ai couronné toute vos lettres, depuis le début de vos relations, et le sympathie que vous m'y marquez m'a
 une des plus précieuses que m'ait offerte une vie remplie. Et combien je vous suis reconnaissant, et
 des amitiés nouvelles, que votre tolérance m'apporte, pour vos pensées, et votre le langage, et les
 vœux et le compréhensif de votre bon cœur, vos enfants, présents et
 venant à nous, et à votre femme - et tout bien affectueux et
 me est
 de n
 2

前記

這本集子，附錄除外，共收九篇文字。稱「研究」，似乎口氣嫌重了一點。其中最早的，寫於一九三四年；最晚的，成於今年一月。將近十五年來我所發表的論紀德或與紀德有關的文字，大體已都在裏面。

各篇文字，性質很不統一：有爲譯書而寫的，有爲各文藝刊物編者的催促而寫的，也有爲社團演講而寫的；因此，重複之處，在所難免。這次收編成集，除校正、刪節，及人名書名使儘可能劃一外，大體仍是原先發表時的面貌。附錄中暫先刊出一部分紀德近年手札，這對讀者認識紀德，或能略有幫助。

這書出版，友人中得助於辛笛兄的地方最多。此外佩弦先生也一直鼓勵我完成這工作。今日拉開抽屜，還積存着不少他的園內短簡與便條，其中之一說：「我贊成早些將您論紀德的那些文章和往還書信印出。這年頭有書總是趕緊印的好。我覺得抓住現在這句話很好，特別是我們的現在。」但朱先生已於週前淒風苦雨中長逝，園內從此失去了一位可親的師友，文壇喪失了一位誠實的作家。

執筆書此，正當清華園遭軍警晝夜包圍的第三日，人人無法進來，也無法出去。但園內依然靜穆安謐，窗外是秋蟬，鳴禽，藤蘿，綠蔭……只是這「現在」不僅快抓不住，且也已不值得去抓住。黑夜步步逼近，待它吞噬盡一切時，曙光也終將來臨。

盛澄華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北平西郊清華園

介紹一九三七年諾貝爾文學獎金得主紀德 三七

紀德在中國 吳光 三九

附錄：

紀德作品年表 三三

紀德書簡 三六

卷首

紀德近影及其簽名式

紀德手蹟

安得列·紀德

本文原載一九三四年清華週刊「現代文學專號」•這是我在學生時代的試作•
其中並無一己見解•所用材料多係襲取 Léon Pierre-Quint: André Gide,
Sa vie et son oeuvre •

紀德近來在點滴地被介紹到我國來。

這一位法國當代最大的散文家，今年正六十五歲。稱他散文家，實在是一句極籠統的話；紀德不但是小說家、思想家、文藝批評家，而同時也是詩人。

在法蘭西愛明朗、輕快、流暢、有條理的國民性中，紀德是一個小小的例外。我不是說紀德沒有這些他祖國的風格，我是說他有比這些風格更可寶貴的東西，因為，除了他應有的一切以外，他還有極堅強的個性與獨創性。這些，却是一般法蘭西作家所缺少或是不足的。

這多少由於紀德的家庭環境所致：紀德的父親生長於法國南部，而他母親却是北部的諾曼第（Normandie）人；因此，由他父親那方面帶來的是接近於意大利的 Provençal 的氣質：明朗的陽光，愉快、輕捷、火熱的心，微笑

的眸子；而由母親那方面帶來的却是北方人的固執、沉鬱、結實的體質，鐵硬的心。紀德是更愛他父親的，但他父親却在他十一歲時便已去世，此後的歲月，紀德——這早熟的孩子，便不得被幽囚在峻嚴的母教下，從而，激動了他日後對家庭強烈的反抗。

紀德的姑母克拉拉是一個十足蒲爾喬亞的典型。她堅執着旅行非坐頭等車不可，進戲院又非包廂不坐。紀德的母親終年穿着黑色的衣服，整個家庭籠罩着幽鬱的陰影。紀德是不許離開家門一步的，他母親的格言是：孩子用不到發問，他應該無條件地服從，因此當紀德稍長時，母子間的隔閡幾成無法避免。

不久，青春的慾火開始燃燒在少年紀德的心頭，但嚴峻的宗教影響却使他對無法遏止的肉慾發生極大的顫慄。一個春日的傍晚，當他看到街頭的神女跑來和他搭訕說：「標緻的年青人，不要怕！」他幾乎嚇得眼淚都掛下來了，他把這事在當日的日記中這樣寫着：「可怕！可怕！假使這樣的就叫作生活，我情願永遠在夢幻中……在夢幻中！」

接着，讀書慾也開始發酵起來，雨果（Hugo）波特萊爾（Baudelaire）海涅（Heine）的詩篇，都曾使他沉醉；但他一生中受影響最大的兩部書却是「聖經」和「一千零一夜」。

在他十二歲時，他的表妹 Emmanuel 是他唯一的遊伴。童年的愛！難以忘懷的童年的愛！當他年歲逐漸長大時，對於這位童年的遊伴的愛情也顯得愈切。他決心要寫一本書，心想書成以後，便不難博得他衷心念念不忘者的歡心。他母親對於兒子想作著作家的願望倒是極為同情的。她把印刷紀德早年著作的用費也列入在家庭預算項下。爲要著作，紀德便自早至晚把自己鎖在室內，他把鐘錶全停了，在室內除了書桌只留下一架鋼琴。每當思索得疲倦時，他便探首窗外：啊！栗樹花正盛開着！他寧靜的心再不能安定，青春的慾火一刻不離地糾纏着他。

他變作極度不安。他幼年的家庭教育從沒有啓示過他這一刻的來到。「怎樣好呢？」他躊躇起來；「莫非真的我非委身於躑躅街頭的可怕的女人嗎？」

他想把自己的面具拉下，但是他所受的清教徒教育却又阻難着他。這靈與肉的鬥爭卽是他第一部小說「凡爾德手冊」(Les Cahiers d'André Walter)的主題。

「凡爾德手冊」於一八九一年匿名出版。但出版以後竟使他大失所望：沒有人能認識這作品的真價值。於是，他設法把自己的書寄贈給素不相識的作家們。這次却應驗了，他立刻被當時象徵派大師馬拉爾美(Mallarmé)和勒尼哀(Henri de Régnier)等所賞識，很快他便被介紹進當日的文壇。這時青年人中與紀德友誼最密切的是日後有名的肉戀謳歌者魯意(Pierre Louys)以及今日法國文壇最享盛名的哲理詩人梵樂希(Paul Valéry)。但以紀德的羞澀與不善交際的性格，處處他感覺自己行動的笨拙。雖然他日日輾轉在象徵主義派作家羣中，但他總覺得他所要探求的真理絲毫沒有得到，於是在一八九三年十月(當時他二十四歲)，他決定和友人 Laurens 出發赴非洲旅行，以冀在烈日飛沙中覓得宇宙真理的啓發。

日光，沙漠中高大的植物，赤裸的孩子們……大自然的一切增強了他對生的意志。遠離文明的騷擾，宗教的毒素，在大自然的懷抱中他發見了自己。他不再疑懼，他不再對肉慾發生顫慄，他沉醉在一切可能的快樂中。在這情景中他開始寫他的「地糧」(Les Nouritures terrestres)。雖然這沙漠中的兩個年頭，他的健康常受到威脅，但他的心靈却是自由的，痛快的，這是他一生中最富詩意的兩個年頭。

但當他回到巴黎時，一切幻夢全遭破滅。巴黎的咖啡館依舊，巴黎的象徵派詩人們依舊，一切依舊！在極度的失望與傷痛中，他幾乎想自殺。但不久，他的母親死了，接着他便和他的表妹 Emmanuel 結了婚（一八九五年十月八日）。雖然他用種種方法想使他所心愛的人快樂，但他自己却絲毫不曾得着期望中的快樂。兩種矛盾的力仍在他心中作梗：「一千零一夜」與「聖經」在他心中作着不斷的鬥爭，他想使它們協調、融合，但這可能嗎？於是他疑懼，他彷徨。

這時他舊日的朋友各自星散：梵樂希已隱跡他處；魯意因與紀德性格太相反，兩人也早斷絕了關係；就連以前極賞識他的勒尼哀也不再和他來往。他自己印行的作品又無銷路，他覺得一切只是空虛。那時他給朋友的信中寫道：「我一點事也不做，既不看書，也不寫作，整個春天我等待夏天到來，一到夏天，我又企盼着秋天了。」他不斷地旅行：德國、奧國、西班牙、意大利、希臘、土耳其、小亞細亞……十年之中單就北非洲他就來去了五六趟。內心的鬥爭，靈與肉的無法諧和，不斷鞭答着他。在近代作家中，除了尼采，對於追求真理的熱情怕再沒有人及得上紀德了。

日子漸漸過去。到一九〇七年，紀德對於工作的熱忱才逐漸恢復。這時他的「浪子回家」(Le Retour del' Enfant Prodigue)已出版，「窄門」(La Porte étroite)即將完成，在讀書界中他的作品也漸漸被人注目起來。多年來
的疑慮、焦躁、不安，心內的鬥爭培養了他對人的教導熱忱，很多年青的寫作者都從他那裏得到極大的啓發。日虹(Ghéon)、哥克多(Cocteau)、里維